

散文精品文库

王安忆

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

贾平凹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安忆散文/王安忆著. —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
1999.1

(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)

ISBN 7-5080-1713-7

I. 王… II. 王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
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989 号

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世 界 知 识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960 1/32 开本 6 印张 81 千字 插页 2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6000 册

定价:8.8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目 录

一	美国三十天
一一五	斯特拉伦的日记
一六三	华舍住行
一八三	后 记

美国三十天

一九八三年九月八日 晴

下午三点半，去参加美国当代诗歌的讨论会，Esther 坐在我身边，为我作翻译。这里有五位卓有成就的诗人。保尔·安格尔住院了，他要开刀。至今才发现，他的耳朵疼根本不是因为风湿，而是一种很毒的细菌，进了耳骨。因此，今天就只到了四位。

第一位叫 Gerald Stern，他谈到美国诗歌的政治化，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倾向。接着，他朗读了美国当代著名诗人 Williams 的一首诗。诗的大意是：美国的历史——不停地为国际事务烦恼，介入别人的战争之中。而美国最好不

要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圣者。诗人呢？只需要自己和美国本身结合，不要理喻其他。

第二位是个黑人诗人，名叫 Haki Madhubuti，这是个不迎合学院标准的诗人，强调原始性，自然性。谈到美国现实中一些违反自然的畸形现象，如同性恋，指出，美国是最不文明的国度。他读了自己的一首诗，这首诗是写给一位失望后终于离世而居的诗人，这诗人以为诗是无足轻重的。他告诉诗人：诗可以联络代与代，文化与文化，它沟通人们的记忆，是人和生活的核心。

第三位诗人说：有人视美国无历史，又误以为历史为文化，于是便得出结论，美国无文化，只能从其他文化吸收灵感。他认为美国的根在本土，美国的诗的对象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性。他的名字是 James Galvin。

第四位诗人，Marvin Bell 说，美国诗歌的主题是真实。他读了自己最近的一本诗集中的几首诗，其中一首的大意是不断地不停地走，走；生，生；长，长；尽管日常生活中没发生什么特殊的事件，可是这么活下去，终会有一扇门打开。

他们的报告就此结束，然后就开始提问和回答。有人问：“现代诗人都写一些微不足道的题材吗？”一位诗人回答：“现在诗人的题材又逐渐开始扩大，回到荒原，上帝。”一位黑人女学生说：“黑人的受压迫的愤怒，只要喊出来便是抒发感情的诗。应该参加政治运动，才能有政治激情，写出激情的诗。”诗人回答她：“有政治激情的诗人是因为投身于这运动，而并非为了有诗情而投身运动。社会的责任感每个人都应该有，而不仅仅只是诗人。如何处理政治题材才是真正的重点。”

“写作计划”的一位土耳其诗人说：“现在的诗比读者多。”诗人说：“这说明诗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”又有人说：“好像诗里面只有人生的痛苦，诗只能处理痛苦。”

“没有啊！”诗人们回答，“然而痛苦是人生的副产品，我们希望，只理会单纯的美，可是芝加哥现在就有人饿肚子，无法回过头去。”

讨论会结束了，只两个小时。然后，大家一起去喝饮料，聊天。一位翻译班的台湾学生小陈坐在我身边大谈人生——人生中的苦恼有

多么多，负担多么重，不能再人为地制造了。为什么要有别离？我说：“一个中国分为两半是很难受。”他则打断我的话：“我不谈中国分离的问题。”他说他是诗人，把他发表在台湾诗刊《秋风》上的诗给我看，大意是一个学生被关在图书馆里，从窗户看到桥上有一个姑娘走过。七点钟了，要回“五月花”了，许先生提出沿着河走回去。他很喜欢爱荷华河，称它为“爱河”。小陈和 Esther 便陪着 we 走。小陈一路上大发诗情：“爱荷华河里的每一个漩涡都是一个问号，问我们：你在哪里？”

“小松鼠的尾巴告诉我们什么？它的四只脚着地，尾巴却永远不着地，这就是它告诉我们的。”当 Esther 看到枫叶，过去采却又发现那不是枫叶而退回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是个象征，你以为是爱情，结果不是。”Esther 忍无可忍地说：“你能否暂时忘记你是个诗人半小时？”

晚上，已经洗过澡了，有人敲门。原来，一位联邦德国女作家今天生日，邀大家全去。我们匆匆忙忙地换了衣服，拿了一点小礼物，赶了去。一屋子的人，她已经喝醉，泪汪汪的。

吴祖光伯伯的女儿小双正从印第安那大学来看他，也跟大家一起去了。她和一位保加利亚诗人攀谈起来。当他知道小双是学花腔女高音的，便说：“我有位朋友，是个很有名很有名的花腔女高音，她的名字是，我忘了。”

今天一整天，被诗人们弄得天昏地暗的。

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 晴

下午，是集体购买东西。海尔开车带我们去，车开得飞快，把我们拉到一个叫 Hy - Vee 的地方，停住了。这个地方我们谁都没来过，我们一直是在 Eagle 买的，因此谁也不肯下车。海尔对我们解释：“这里，确是第一次来，可是可以试试。”于是，大家疑疑惑惑地鱼贯下车，走进了商店。然而满架的商品全是日用百货，没有食品。于是张皇失措地打听：“food?” “food?” “food?” 原来“food”在隔壁的商场。对这里不熟悉，可还是把要买的都买全了。我们和许先生进行的最快，许先生又要求海尔带我们去一趟东西店。他绕了好大好大的圈子才找到“东西店”。面对

这么多七嘴八舌的人，又紧张又茫然，有点可怜。当人们全部上车，车子开回“五月花”时，他又犯了一个错误，本应当开到后门，可以拿手推车把东西推进电梯，而他却开到了前门，没有车子，还要走一大段台阶。看他这么辛苦，也不好责备他了。

晚上六点钟，大家一起前往 Hancher。Hancher 是一个剧院，爱荷华大学艺术中心。今天晚上，这里有一个大学的晚会，题目为——Arts overture，翻成中文，则是“艺术的序曲”或是“艺术的序幕”，似乎不太通顺，反正就是表示，是一个即将开始艺术生涯的艺术家的预备时期，这是艺术系的晚会，而今天是爱荷华大学一个传统的艺术节，每年九月里举行一次——有人告诉我们。

走进大厅，舞蹈系的学生正在表演现代舞——一个女孩子，裸着身子做出一系列动作，这远不是舞蹈，而似乎是企图直接地表现某一个意念、哲理、思想的动作。兰兰告诉我，这是学生们自己创作的舞。地下室在放电影，可惜已经放完了，我们到晚了。

“这几天在写什么呢？”陈映真问我。

“什么也没写，只是想多看看，另外，还想学英语。多会一门语言，就好像自己的世界多开了一扇窗。”

“是的，多开了一扇窗，假如今天，这扇窗不开，我们怎么能看到这一切呢？”他抬起手在前面划了一下。前边是爱荷华河，夕阳照着河水，野鸭子在河里呷呷呷地叫。“在台湾，要想看野鸭子，必须走很远，带着望远镜，悄悄地躲在树后边。”

“我看了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。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活非常狭小。其实，台湾的生活，还是有很多危机，为什么作家感受不到？而作家总是有头脑的。”

他笑了，夸奖我：“这个问题提得好，你很聪明。”

凭票领了盒饭，这是很丰盛的一盒饭，有白脱蛋糕，炸鸡，色拉，还有一串葡萄——这是最好的，其他的东西都很难吃。一边吃一边骂美国菜——真笨啊，多好的东西，给糟蹋了。兰兰注视着潘耀明：“你的脸为什么这样黄？”

“他太辛苦了。”我们说：“他学习很用

功。”

“英语学得怎么样啊？”兰兰怜悯地问。

“我的英语发音不准，老师说。”

吴祖光伯伯说：“你的中文发音也不准，你对老师说。”

大家都笑了，他的福建口音很重，使得他的普通话和英语都有点怪。我们笑，他也笑，一点不生气，他很厚道。

一位背着一大串汽球的小丑来到跟前，用夸张的手势，邀请我们跟他去参加联欢。于是，我们站起身，随着他，沿着河，走回到博物馆前的平台。爵士乐队开始演奏，强烈欢快的节奏，把人们的情绪一下子鼓动了起来，人们便开始跳舞，很开心。大厅里又在供应甜点心，一人一份 cheese 蛋糕，太腻了。Esther 说：“吃这一份，明天一天都不能吃东西啦。”这里的食品都是高脂肪、高糖、高蛋白。妈妈说我这几天已经胖了。

“你的未婚夫在香港？”我问 Esther。

“不是未婚夫，是男朋友。”

“你得了学位以后就结婚吗？”

“不知道呢。我们要分开这么久，谁知道

见了面以后能不能互相适应。来到美国以后，我有了一些变化。我不知道，带了这些变化，我们是否还能融洽。”

“有一些什么变化？”

“我的独立性好像强了。过去，我很依赖别人。而到了这里，什么都要靠自己，什么都要自己考虑，自己决定，自己解决。没了钱，本可以写信回家去要，可是却不好意思起来。这里的学生都打工，自己供自己读书，都是很小的孩子。”

“学习苦吗？”

“苦，可这是正常的。”

音乐越来越强烈，人们跳的越来越起劲。

“你会跳舞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不会。我的男朋友很会跳，我和他认识，就是在他举办的一个舞会上。”她还是很想念他的，我看出。

潘耀明想学跳舞，我带他下去跳了一会。我惊讶他真是一点都不会，我不明白香港这种地方居然会有不会跳舞的人。“难道你以为香港人一天到晚在跳舞？”他说。

小丑们背上的汽球都解下来系在栏杆上，

人们都去摘。我们想要，又不知怎么去要，要钱吗？我们可是身无分文。潘耀明过去试探，并不要钱。他先摘了六个，给我、Esther、小双。一人两个。然后又去摘了几个。第三次去时，他带来了一大蓬，是用打火机把线烧断一起摘下来的。这回，他开始体现国际主义精神了，在场的外国作家，每人都有。

今天又是周末。一周的学习结束了，学生们尽情地发泄一周以来压抑着的情绪。街上的爵士乐响得几里以外也能听到。汽车飞快地在路上行驶，一辆车停了下来，大声问道：“是谁在过生日？”房子前的台阶上，坐了一对对的男女学生，一个女孩子情不自禁地向我们的汽球扑过来，把潘耀明手里的三个要了过去。我们的汽球在这一路上出足了风头。

今天是他们最快活的日子，好像节日。而这里节日是太多了，每周都有。快乐太多了，这地方有着太多的快乐。

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 晴

一早，就来到公园写日记。这里有一张红

色的桌子，已成了我的写字台。树影在青草地上闪来闪去，松鼠在桌子上跳来跳去。爱荷华，像一个童话。

下午，去聂家，看吴祖光伯伯的话剧录像《风雪夜归人》。他从国内带来的录像带，因为型号与美国的不同，不能放。在旧金山时，那位京剧爱好者赵先生主动揽下来，为他翻录。赵先生是四十年代末从大陆来的，靠开洗衣铺发了财，现在已拥有很多洗衣分店以及一个洗衣机械厂了。他收藏有很多录像带，几乎是一个小仓库，还拥有不少设备。“要迷就迷到底了。”他说。他为吴祖光伯伯翻录的片子日内已寄到，于是大家兴致勃勃地一起去看。在这里，不容易看到大陆的电影、电视。台湾留学生多，有同学会，还有机会看一些台湾电影。然而，那翻来的片子是小号的，不能在聂家的电视机上放映，需要再一次翻录。兰兰的姐姐薇薇来了，她在爱荷华附近的威斯康辛州念比较文学，正在写论文，是关于张恨水的。她是为安格尔老爹的病来的。她们都叫安格尔——老爹。她为大家开别的电视看，电视里正比赛网球，便谈起了胡娜。胡娜在这次比

赛中，第二轮就被淘汰了，夺名次是一无希望。既然看不成《风雪夜归人》，那么就回去吧，别在这里打扰了。安格尔刚动过手术，还在医院，家人的心绪很乱。

我们慢慢走回“五月花”公寓。潘耀明决定晚上请客，一方面送小双，她明天就走了；另一方面也请聂华苓和薇薇。

潘耀明做的汤鲜极了，大家赞不绝口，又一个个抱歉起来。“下一回该我请客了。”陈映真说。“你就烧红烧肉。”大家鼓励他，那是不红的红烧肉。七等生的节目则是看不见蛋的蛋炒饭，他许愿道：“下回我请大家吃‘燕京’。”“燕京”是街上一个中国餐馆，据说难吃得出奇，而又贵得出奇。许先生说：“我请你们吃什么呢？”他很为难。他很骄傲他的下面条，然而除此以外便什么也不会了，不会开罐头，并且惧怕一切电器用具。他在家里什么也不干，这是朝鲜的传统，什么都是妇女来干。“可是我在外面做事呀。”他说。“你打电话给你太太，让她在电话里指导你做菜。不过，这样的话，每只菜的价值都要增加很多。”大家为他出主意。他想了一下说：“我可以请东西

店的老板娘帮我来做菜。”“这是大手笔。”大家感叹，他微微笑而不语。

又谈起了那架飞机。苏联的态度很强硬，强调南朝鲜飞机进入了苏联领空，并且说，假如今后再发现这种情况，仍然要打，不会改变做法。而许先生说，南朝鲜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是为了省油而取直航线，可是为什么苏联跟踪了两个半小时，他们居然一无回应呢？然而这究竟太悲惨了，二百多个无辜的旅客啊！

许先生伤心他说：“我这次来之前就有不祥的预感。”“哦？真的吗？”陈映真说，

“假如以后你有什么预感一定要提早告诉我们啊！”“真的，我真有预感。苏联是吃醋了，它是吃醋了。‘老大哥’也不帮助我们。”

“老大哥？”我很奇怪。“美国啊，美国是南朝鲜的老大哥呀，他不叫打，我们就不好动手。”“你们不要‘老大哥’的允诺，脱离他们，打好了。”“那是打不过的呀。”他认真地悲哀起来，一边吃着锅巴。

七等生也爱吃锅巴。他们已经不会用铁锅烧饭了，都是用电热锅，电热锅烧的饭没有锅巴。

晚上放大陆电影《西安事变》，其实已经看过了；可还想看，想看大陆电影。观众大都是中国学生，又大都是台湾学生。不知怎么，中途有一些人走了，是不是嫌太长了？潘耀明安慰我说：“他们是去洗手间。”可是有一些人去了便没有回来。我希望他们喜欢这个电影，虽然我自己并不喜欢。电影结束，走出去，海尔一见我就说：“good！”他的表情很真诚。可是，在汽车上，很多很多人说：“太长了。”“Long long time！”

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一日 晴

下午，楼下发生了一桩事，一辆车轧伤了一条狗。那情形看起来是十分严重的。肇事的汽车停了下来，警车来了，狗倒在地上，围了一些学生。等我跑下楼去时，那条狗已被几个男生抬上警车，还捧给它一碗水，而它只是微微地抽搐，拒绝饮水。肇事者是个女人，紧张地绷着脸，一丝笑容也没有，向警察解释着，警察用尺子横来竖去地量了一会儿，然后，两辆车就一起开走了。那闯了祸的要赔款呢，据说，